

活国

曹湜霖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国 / 曹湜霖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399-5937-5

I. ①活… II. ①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9733 号

书 名	活国
著 者	曹湜霖
责任编辑	王昕宁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937-5
定 价	3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S u r v i v i n g C o u n t r y

楔子

太阳光慢慢地渗进房间，在此之前，她已经以无数种角度试探过那个细小的帘缝，这一趟旅程将会持续几分钟，然后她会离开这个角度，再然后，她就不会在乎这个角度了。因为前一天晚上头疼早睡的缘故，我今天醒得有点早。我记忆中从来没有看过日出，今天也不例外，至于那没有记忆的一两岁——想必也是没有看过的，今天这个算是尝了洋荤，往后可以考虑深入拓展了。现在的时间是六点十一分，我上一次看钟是在五点半，我将这个时间记在了手上，作为今天的开始。十五年之前——我当然记不住那时的事情，不过我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作为一个生命，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名字，陆羽翀，不出意外，这个名字将伴随我一生。有训言道：只有热爱，方能长久。这大概是婚介所的墙上名言，如果拓展开来，一切也都可以适用，但我违背了。我丝毫不喜欢这个名字，这与名字本身无关，我姓陆是因为我爸，剩下来的大概是因为好看。对于我来说，名字就是一个代号，而对于代号

这种东西，我似乎有着天生的抗拒。在我七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一台电脑，那是清华同方的台式机，屏幕有我四个脑袋那么大。我上网搜了我的名字，但令我惊讶的是，我竟然是一个律师，而且我现在正在法国参加厨师培训。我那时头小，想不了这么多，一看到就头大了，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些原来讲的都不是一个人。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重名。“原来名字并不能只代表一个。”我当时想。原来叫陆羽翀的不止一个。但如果我们碰到一起，那我们又是什么，你是我，我也是你，一起玩了一天，效果原来就是自己和自己玩——那我还不如就在家看电视呢。我深深地感到不安，于是从那天起，我尝试着找一个非常复杂的名字。产生这个念头是在八岁，那时我上小学，有的是时间，于是一有时间就去找。这事的代价就是当大家聚在一起看神奇宝贝的时候，我在翻《新华字典》；当大家聚在一起看数码宝贝的时候，我在查《辞海》。等到翻完了《辞海》，他们也不看电视了，都纷纷转向游戏机的怀抱，而这时我又发现，在字典里找生僻字当名字原来是那么的蠢，因为最早的时候，我连萨都不认识，想把名字改成比萨，于是差点成了中饭，砌了斜塔，当了歪头。而为了这点破事，我，失去了应该和同学在一起玩的时光。我异常的愤怒，觉得快乐背叛了我，所以为了报复，我决定发誓再也不玩，开始看书。我的起点很不恰当，《黄金时代》，因为我很喜欢黄金圣斗士。结果第一段讲的就是破鞋偷汉的考据。看完以后，没有三观的我倒塌了三观，便又重新发誓，再也不看书。但它却又真切地给了我启发，那就是我与王二竟然是同一个人，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叙述，我这才明白，原来名字就是一

个代号，它可以是所有东西。这个时候我九岁，三年级，学号五号，正在学牛津英语，于是活学活用，我把我自己叫做 E。这不是一个有意义的代号，但每个人听见了都会说，哈哈，这哪是名字，这就是一个代号，没意义的。便纷纷建议我换，每一次，我都谢谢他们的好意，但是我会心里对自己说，这才是名字最根本的意义。

目录

001	楔子
001	第一章
011	第二章
023	第三章
043	第四章
063	第五章
073	第六章
101	第七章
123	第八章
143	第九章
157	第十章
175	第十一章
193	第十二章
215	第十三章

237	第十四章
251	第十五章
269	第十六章
293	第十七章

第一章

PART 1

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这个老头应该可以算是做最狡猾的作家，可以作为例证的便是他在《双城记》里用的那个万金油式的开头。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说，诗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翻译暴殄天物的特性由此可窥一斑，都是作家和学者，狄更斯一定听过弗罗斯特的这句话，但狄氏的这开头却无疑能够避开这个短板，毕竟这种垃圾东西不论是谁都能翻出来的。

我哼了一声，在那样一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我对一个英国人狄更斯能否听到这句来自大洋彼岸的话表示怀疑。这样想着，我便下意识地想要检查这篇文章的著者，不料耳边却传来了一阵沙哑的女声。在迷途中，顿悟并不见得总是好事，它可能会让你发现带错了地图，从而连希望都丧失了。我这才反应过来现在还在上课，便赶忙把目光从书桌下面的那本评论上移开，却惊讶地看到那老师在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以后，竟还在兴冲冲地讲着那道做过几十遍的题，我浑身发颤起来，要知道这才是九月一号开学，如果都是这样的话，也不知道剩下的日子该怎么熬下来。初三和初二的最大区别，就是我们大了一岁，但这长大的一岁对于老师来说却可以当做无物——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甚至还小了一岁。很多从来不讲题目也会被老师拿出来讲，我物理学得固然不好，但也不至于差到连基础题都不会做。无奈国内的老师就好比是老外商家口号里面的顾客：Customers are always right。组合着翻译一下就是老师永远是对的。他说你不会，你就是万般的委屈也不能讲。我深知这点，也不与她正面对抗，所以每当她讲到我觉得简单的东西时，我就会看闲书或

是发呆。

当然了，发呆的时间是要比看闲书的时间多的，因为看闲书需要道具，而发呆只是刚开始时需要借你的脑子一用。对比下来，自然是后者方便，而我又是一个懒人。如果一节课有四十分钟，那我就发呆四十五分钟——因为发呆会让时间变得很慢，而时间却能将发呆变得很快。我的手腕上拥有全校最准确的时间，但这又有何用？没有人需要为自己开启叫醒服务，没有人需要我为他通报他又老了多少，这只是一种虚荣罢了。在鹤群中，像鸡那样立着也是一种荣耀。我估计了一下，快下课了，便把手表调到整点，拔起校准杆：为了拥有更准确的时间。然后我转过头，对着蛋皇说：“下课了。”

刚说完，下课铃就响了，是那种慵懒催睡的萨克斯风曲子，我赶忙摁下校准杆：十二点整，我又拥有了时间。我一直觉得这种引人入睡的曲子是不能拿来做下课铃的，可惜校领导们不这么认为，对于他们来说，下课时的吵闹将会打搅他们的攒蛋，于是下课就成为了和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对于敌人，要心狠手辣，领导们都是理论扎实之徒，尤其是校长，还是一个战争文学爱好者，这个自然通晓，既然不能歼灭敌人，那就只能采用心理战术。他想起二战时盟军的传单，活用一下，这性感的曲子也就应运而生。

蛋皇在后面抬起他那圆圆的头，说：“下课了。”

我瞪他一眼：“知道。睡你个头，我都跟你讲过一遍了，吃饭去。”

蛋皇是我的朋友，当然，他的名字并不叫蛋皇，他叫作刘泽成。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对这个代号丝毫不感冒，我和他在开学第

一天就认识了，因为那时他一顿饭可以吃十个鸡蛋，所以我就叫他蛋皇，他个子不高，身子又胖，但是他的运动天赋很好，穿 43 码的鞋，喜欢踢球，他常说他之所以漏球漏的那么销魂，那么恰到好处，就是多亏了他这一双灵敏的大脚，不过他在班队里踢的是中卫。蛋皇并不能算做坏学生，至少不是我心目中的，因为他起码不嫖不赌不抽烟不喝酒。以前，在这所学校里，能考过六十分的就可以算作是一流水平了，额，不是因为学生太笨，而是这卷子实在是太难了，搞得好像老师的奖金是要看他出的卷子的及格率高低似的，越低越好，似乎这说明出卷人的水平高过平常鼠辈。这当然只是我们的想法，但不管怎么样，对于老师来说，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增大跳槽成功的几率，于是每年学校中老师的模样都在变，我想，我们大概是全南京最支持义务教育的学校了，教师流动性多强，光是这点就可以多给我们二十张奖状充门面。在那样的背景下，我的最差的数学，只能徜徉在六十到七十之间。这还算进步的，因为我以前要更差。可就算这样，当我初二只能考四十的时候，蛋皇已经有五十了，他一直对我保持着十分的领先优势，还有无数的净胜球。有时看着地球仪我会想，要是我有和蛋皇一样聪明的脑子该多好！于是在一个周末，我带着这个问题专门从宿舍回到家，但当我很正经地把这问题抛给我妈时，她只是瞟了我一眼，然后干净利索地回答道：滚。

蛋皇和我往食堂走。这所学校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代背景，争当先锋，所以学校造型也是老大哥的飞机型。按理说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就算学校自己不改，拆迁办也会把这浪费土地资源的

校园改掉，但显而易见的，它幸存了下来。不过那个年代的学生估计都住在学校附近，不存在在校吃饭的需求，所以满满当当的校园里竟没有个地儿吃饭。现在的食堂还是后来的校领导顺应时代潮流，扒掉了左翼的几幢老庭院，忍痛建起来的。因为它的出生是受迫于民意，所以之后的几任校长便都对它不待见——建它的校长就好比是亲妈，儿子再丑也得忍着。但是后来家庭重组了，它爸又重新找了好几个后妈。

一开始食堂是学校自办，但后来说要适应市场经济，就把食堂承包出去了。新来的老板是个初涉此业的菜鸟，一心只想要发家致富，据说目标是闯进富豪榜前十。倒霉的就成了我们，馒头进价四毛五居然卖给我们要六毛，甚至吃碗米饭都要花五毛钱，资本家的剥削本质由此可见。

蛋皇突然对我说：“喂，我们干嘛不出去把这顿饭解决了？”

我盯着他看了一眼，说：“少年，有想法。你怎么找借口出去？”

“可以从后面那垛矮墙翻出去嘛。”

“算了吧你！”我忙摇手，“逮到了就太不划算了，一个违纪就值一顿饭啊？”

“是你跟我讲十几岁的年龄就该做这种事的。”

“我什么时候讲——哦，好像是我讲的。”我想起来了，“但我又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是说要做就做点，额，没有危险的事情，比如翘课什么的，不会有生命危险。”

蛋皇耸耸肩，对我的回答不置可否，我庆幸地吁口气，又快步地跟他往食堂走。食堂就卡在两栋教学楼之间，是一个以铁皮为篷铁棍为柱的后现代风格的车间型建筑，从头到脚都显露出后妈养的

气质。下雨天漏水，不过万幸的是漏点底下就是汤锅，所以下雨的时候学校的汤都是敞开供应。我和蛋皇跟着插队的人流来到点菜的窗口前。说是点菜，其实也就是绿油油的五选四。一样望去，满食堂就像是祖国的三北防护林——春意盎然，也不知大厨是不是我们的政治老师，否则他怎么能把国策实行得这么到位。

在学校排队就像是玩老虎机，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排到，而且一直到你买到手之前都不可以轻心，因为插队的人就像是集体的旅行团，人甚至一次性可以多到让你产生自己在插队的错觉。好不容易排到头，蛋皇要了一份青椒炒土豆和土豆烧牛肉干，我只点了一份西红柿炒鸡蛋。按照惯例，今天饭是他请，蛋皇问：“这三个菜多少钱？”

饭娘答曰：“十八。”

蛋皇大吃了一惊，不解道：“这三个蔬菜要十八？”

饭娘说：“小同学，这明明有两个荤菜好吧，你不识字，我来帮你读，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干。额，一共是六块加六块加五块。本来应该收你十七块，但是图个吉利，就收你要发吧，要发要发的，多好。”

我和蛋皇吓了一跳，心想这三份斋竟然用掉了一学期的自行车停车费。恐怕这就是学校食堂长盛不衰的秘密之一了，还有一个就是校领导不给我们出去吃饭的原因之一。我对她说：“这哪里有荤菜？明明是三个蔬菜，你看连一点儿肉沫子都没有的。”

食堂的培训机制绝对完善。饭娘随口答道：“对，也许你看不到鸡蛋，也看不到牛肉，但是其实它们是存在的，你不信看地上，这么多的蛋壳。同学，虽然我们食堂被规定是不能赚钱的，但我们食

堂也是不能赔钱的，因为赔了钱我们就没有奖金，没有了奖金我们就会罢工，我们罢工你们就不会有饭吃，到头来还是为了你们的利益着想，现在不是要提高个人经济收入么？所以同学，我们就要用最少的钱来做最多的事。”

我被吓了一跳，没想到自己的无心快语竟惹来她这么一大段话。果真是理论高手出自民间，不去教政治真是可惜了。

后面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了。虽说都知道食堂的饭菜有多难吃，但是骂归骂，吃归吃，这样子既满足了思想上的需求，又填补了生理上的空白，乃是一举两得，所以一旦看到有人阻止他们身体的需求，大家的群情激奋也就不足为奇了。蛋皇赶紧拉我衣服：“走吧，再不走怕是会被后面人打成荤菜了。”

于是我们在窗边坐下，其实完全可以不把这玩意儿叫做窗户，因为四周皆是窗，据说得道高僧六欲皆断，我虽未能达到那个境界，但对于风这种东西，我也能做到不起感觉了。坐在这样的地方吃饭的感觉真的很奇妙，风大的时候，墙甚至都会微晃，好像就是开在高速公路上的车。啊，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点一首张国荣的《风继续吹》送给每一位在食堂吃饭的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够让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野火堆。

我指着正在掉漆的墙提醒蛋皇，叫他离墙远点。蛋皇正在尽全身心的气力想从我的西红柿炒鸡蛋中找出蛋来。听见我的话他便坐得离墙又远了些，说：“其实不用担心，这食堂不久以后肯定是要拆掉重建了。”

“为什么？”

蛋皇停下找蛋的步伐，说：“我问过政治老师，他说校舍出现安

全隐患是违法的，你看看这食堂，都已经这样了，不用等到今年我们毕业它就会塌掉的。校长肯定不想违法吧。”

我笑笑：“兄弟，你太理想主义了。这食堂根本不能算校舍，这只是一家什么餐饮公司承包的地方，我们只是以一种形式上的自愿前来吃饭的。只要有点关系我相信这种事还是可以摆平的，想钻空子真的很简单。”

“那——”蛋皇似乎还不罢休。我连忙用食指挡在嘴前：“嘘——吃饭，这些问题我也回答不上来。”

他笑笑，重新低下头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尝试着给自己找一个定位。最早是小学的时候，我希望自己是海尔兄弟里面穿黄裤衩的那个——而我最好的朋友自然就应该是那个没主见的蓝裤衩，于是我给自己买了很多条黄裤衩，还在朋友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们一条蓝色的裤衩。后来……我就开始唱《后来》了。我似乎对于任何事情的领悟都要比别人慢一拍，但我的自尊告诉我，这只是因为别人太快了尔尔。等到中学我学习到万有引力定律的时候，我身边的同学们都已经做完一万个万有引力定律的题了。到这时我才肯定了我的猜测：当幼小的我还穿着裤衩赤膊到处乱跑的时候，同样幼小的他们都已经进入科教兴国的战略里了。

我一直想要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理性的形象，即使我的内心深处毫无理性——甚至连感性和性感都没有。在小学2班的时候，我的学号是2号，现在变成初中的4班了，我还是2号。唯一不同的是1号从小学时的班长变成了蛋皇。我一直都想当一个潮流的发起